

释读金沙

——重建巴蜀先秦史

Shidu Jinsha
Chongjian Bashu Xianqinshi

白剑 /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释读金沙

——重建巴蜀先秦史

白剑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释读金沙：重建巴蜀先秦史 / 白剑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8
ISBN 7-5643-4173-2

I. ①释… II. ①白… III. ①巴蜀文化 - 考古发掘 -
成都 IV. ①K872.7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9319 号

释读金沙 —— 重建巴蜀先秦史

白 剑 著

责任编辑	廖艳珏
特邀编辑	廖仁龙
封面设计	米迦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 //www.xnjdcbs.com
印 刷	四川森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4 mm × 204 mm
印 张	11.125
插 页	4
字 数	283 千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4173-2
定 价	4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28-87600562

目 录

第一章 遭遇金沙	1
金沙遗址冲天而出	2
金沙故城何时	8
第二章 诸神复活	15
五行雉祭	16
螺旋太阳神	22
执规管理东方的伏羲	37
南方太阳鸟与炎帝牛头	52
金带上的鱼鳃——鲲鹏之变	60
人面鸟身之遇强	69
金沙石人——被驱赶的雉鬼	75
第三章 蜀史概述	87
史前蜀地土著	88
来自山东的蜀族	98
岷江河谷两支羌人	105
三星堆文明的消失	114
诸王时代	119
第四章 金沙——开明王朝的圣都	127
今成都并不是“成都”	128
金沙——开明王朝的成都	134
开明王朝从郫都迁入成都	140
金沙遗址对我们说	147



秦人铁骑入蜀——金沙中心仓皇放弃.....	156
第五章 追寻蜀地广都和雒城	169
宇宙中心雒都.....	170
隐在岷山的罗城和广都.....	178
牟托沟的钟声.....	188
第六章 邛州出铜——兼释古蜀青铜时代	202
蜀地战国时期发现青铜.....	203
盐源的青铜扶桑树.....	211
邛都来的冶铜人.....	223
第七章 巴人并蜀	235
巴人溯源.....	236
巴人建立了开明王朝.....	243
驱鬼的“巴掌”.....	256
开明白虎与鳖灵.....	263
飞翔的鳖灵——巴人的鱼凫.....	272
第八章 宇宙中心雒城四方郊祭	
——兼释古蜀史前故城.....	282
三星堆经典雒城布局.....	283
宝墩与成都——古蜀遍地多雒城.....	295
雒都中心四方郊祭.....	306
三星堆当年的东祭圆丘.....	311
金沙·机投·青羊宫.....	321
青羊宫三桥迎太阳.....	330
青龙场与牛王庙.....	342
羊子山台——共工的镇水祭台.....	347



幽而天中世聖



第一章

遭遇金沙

大概缘于上帝的厚爱，中国西南的四川，近十多年来，不断发现大型古代文明遗址，在三星堆文明刚刚苏醒十几年后，又在近临成都市西部一个叫做“金沙”的地方，再次发现一个庞大的古国文明，出土了大量的器物 and 遗留。其整体文化面貌为一处“古代的祭祀中心”，系统文化表现出与三星堆文明一脉相承。但又比三星堆内含的文化系统复杂，蜀、巴、良渚三种文化并存一庙，表现出一个具有三种文化的联盟体。然而，它们到底是谁的？该怎样为它们验明正身？已有的观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矛盾？

金沙遗址冲天而出

2001 年初，成都市在扩大城市建设中，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总公司将成都西郊金沙村的一块土地列入了自己的开发计划，拟在这块土地上新建“蜀风花园”，并于年初进场施工。首先挖了两条深达 4 米多的沟槽，做给排水工程之用。2 月初两条沟基本挖成。就在此时，挖沟工人从挖掘机翻出的泥土中，发现杂有古代的青铜器，于是惊动了成都考古界，考古工作者迅速进入现场，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发掘，至 3 月初消息透出，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于是，一个埋藏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昭揭于世。

这个遗址被人们习惯地称作“金沙遗址”，位于成都西部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摸底河以南，目前已发现出土器物遗址点还靠近二环路（见图 1）。金沙遗址从发现至今，已发掘了近五年之久，地下埋藏的文物基本上已全部挖出，共获文物 2000 余件。成都市考古研究所在《金沙淘珍》一书中扼要介绍了这批文物：

金沙村遗址清理和发掘出土的重要文物共 2000 余件，包括金器 40 余件、铜器 700 余件、玉器 900 余件、石器 300 件、象牙骨器 40 余件等，此外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和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等。

金器的器类主要有人面像、射鱼纹带、四鸟绕日饰、鸟首鱼纹带、喇叭形器、盒形器、球拍形器、鱼形器及大量器物残片等。



其中射鱼纹带上的鸟、鱼、箭和人头的组合图案与广汉三星堆一号器物坑出土金杖上的图案几乎完全相同，是具有权力象征意义的图案；四鸟绕日饰造型生动，极富动感和韵律，是商周时期黄金艺术的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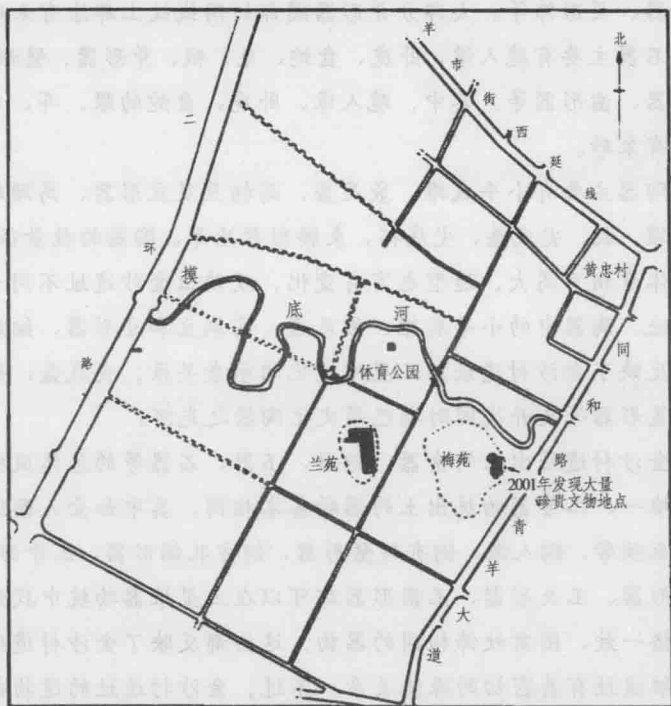


图1 金沙遗址在成都市西郊二环路至三环路之间

金沙村遗址出土的铜器器形较小，主要有立人像、牛首、曲刃戈形器、璧形器、方孔锄形器、眼睛形器、铃、贝饰等。其中立人像高约20厘米，立于座上，双手握于胸前，其造型风格与三星堆一号器物坑青铜立人像的造型十分相近。铜器均为小型器物，大多不能独立成器，应是大型铜器的附件。同时也发现有少量的

铜尊圈足残片和大型铜异形器残片，暗示着今后极有可能出土大型青铜器。

玉器是金沙村遗址出土器物中数量最多、器类最丰富的一类，主要种类有琮、璧形器、斧形器、戈形器、凿形器、神人头像、环形器、贝形饰等。大部分斧形器阑部的阴线纹上都涂有朱砂。

石器主要有跪人像、卧虎、盘蛇、龟、钺、斧形器，璧形器、铍形器、凿形器等。其中，跪人像、卧虎、盘蛇的眼、耳、口部都涂有朱砂。

陶器主要有小平底罐、袋足盂、高柄豆及豆形器、高颈罐、圈足罐、瓶、尖底盏、尖底杯、束腰形器座等。陶器的数量很多，有的体量相当高大，造型也富有变化，反映出金沙遗址不同于普通遗址。陶器中的小平底罐、袋足盂、高柄豆和豆形器、细颈瓶等，反映了金沙村遗址与三星堆文化的承袭关系；尖底盏、矮柄豆、簋形器等又开战国时期巴蜀文化陶器之先河。

金沙村遗址出土的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的总体风格与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出土的器物基本相同，其中如金人面像、金射鱼纹带、铜人像、铜有领璧形器、铜方孔锄形器、玉斧形器、玉璧形器、玉戈形器、玉凿形器都可以在三星堆器物坑中找到造型风格一致、图案纹饰相同的器物，这些都反映了金沙村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着密切的源流关系。不过，金沙村遗址的遗物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表现在：① 金器数量较大，形制多样化，多数器类不见于三星堆遗址；② 玉器数量众多，品种齐全，几乎囊括了中国青铜时代玉器的主要种类，并且大型玉器和微型玉器并存；③ 众多的圆雕石像，种类有跪人像、卧虎、盘蛇等，在国内极其罕见；④ 陶器中尖底盏、尖底杯、高颈罐、圈足罐等是十二桥文化的典型器物，其器类的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了十二桥遗址群，是十二桥遗址的中心和典型遗址。



同时在金沙遗址处还发现了一些同期遗迹,也在同书中给出,其主要遗迹有:

1. 房址 主要发现了在金沙村的“兰苑”和黄忠村“三合花园”。均为挖基槽的木(竹)骨泥墙式建筑。有两种建筑形式:第一种是基槽内仅有密集的小柱洞,这种房址面积一般较小;第二种是基槽内除了密集的小柱洞外还间隔一定距离(1米左右)有一大柱洞,这种房址面积较大。所有房址的方向基本都为西北—东南朝向。

2. 陶窑 发现于金沙村的“兰苑”、黄忠村的“三合花园”和“金都花园”。均是小型馒头窑,面积约6平方米。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组成,窑室多呈前低后高的斜坡状,是四川省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窑址群。

3. 墓葬 主要发现于金沙村的“花苑”和“体育公园”内。墓坑均为西北—东南向,头朝西北或东南,以东南方向为主。葬式有一次葬和二次葬,一次葬均为仰身直肢。约半数的墓葬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器物也不多,主要是陶器。只有5座墓葬随葬器物较丰富,不仅有陶器,还有一定数量的铜器和玉器等。

4. 灰坑 遗址各地点都有散布,但以金沙村的“兰苑”等地数量最多。多为圆形灰坑。有少数圆形灰坑形制极为规整,并有成排分布现象,其中一个灰坑出土了较多无实用价值的特殊陶器。这类灰坑的功能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内容。

5. 象牙堆积坑 位于金沙村“兰苑”东北角。该坑坑口露头于第⑦层下,坑在发掘前的机械施工中已遭到严重破坏,现存部分平面为三角形。残长1.6米,残宽0.6米。坑内有两层填土:第一层填土为褐色土,厚约0.6米;第二层填土为沙土,沙土中有规律地平行放置了大量的象牙,象牙最长者近150厘米。象牙经过初步鉴定系亚洲象。从断面观察,象牙共分8层放置。在坑





内还有大量的铜器和玉器。由于象牙的保护还处于实验阶段，该坑未继续发掘，详细情况尚不十分清楚。

6. 石礼器半成品分布区 位于“梅苑”的东北部发掘区的南部，分布面积约 300 平方米。这个范围内石制的璧形器和斧形器（璋）分布密集，形成西北高、东南低的倾斜堆积，层层叠压，器物之间多有黄土相隔。在该区未发现房址和制作石器的残渣等剩料，发掘工作也还没有结束，其性质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与研究。

7. 猪牙、鹿角、美石分布区 位于“梅苑”的东北部发掘区的北部。从发掘前施工机械开挖的断面观察，该分布区的面积约有 300 平方米以上。从已清理的情况看，上述遗物堆积较为零乱，似无规律，但仔细观察，野猪獠牙多在鹿角之上。野猪牙经过初步鉴定全系野猪下犬齿，说明这些是经过专门挑选的，不是随意所为。

金沙遗址出土了如此之多的青铜、金、玉、石器和遗址群，表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古代文明遗存。可以说是成都平原除三星堆之外，出土有价值的器物最多、包含的文化信息量最大的古代遗址了。不过，书中对某些器物的定名尚嫌不够准确，而且将不同时期也不是同一文化系统、性质的遗存也纳入其中。同时，文中又联系成都平原的其他遗址，如十二桥、三星堆等及其近邻的“黄忠村”、“体育公园”等处遗址，杂述杂议，难以让非专业读者明白。因为“金沙遗址”是一座独立的圣城，尽管周围的遗址与它有同时代的关系，但由于文化性质和内涵并不一致，因而，放在一起混说，容易冲淡对“金沙遗址”的专门讨论。本书就将专门针对“金沙遗址”进行讨论，在引用其他文化时，会加以说明，以避免混淆。

金沙遗址出土后，着实让成都人民兴奋了好久，成了成都市



民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热门话题，各媒体也争相用了大量篇幅报道，热情至今不减。然而，激动之后，人们开始冷静下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古代文明遗址出土，总应为它验明正身，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产生的时间、文化性质，等等，才能理直气壮地向人介绍自己的先祖文化吧！于是，成都市的专家们，包括从北京飞来的专家们以及热情关注金沙遗址的爱好者们，都开始纷纷猜测，凭借已发现的种种现象及已知的有关成都平原的古代文化，打算弄清金沙遗址的客观情况，为它验明正身，以使用最合适的嫁妆包装它。

迄今对金沙遗址的文化性质定位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是“三星堆第二”。

由于金沙遗址出土了相当部分与三星堆相似相同的器物，特别是其中的玉器、青铜戈、金带及其上的图案等，都非常一致；只有同样文化系统的后人才会沿承先祖文化的规制，那么，金沙遗址的古人就有可能是三星堆族的后裔。从遗址出现的大概时间来看，也有这样的空间，因为金沙遗址正是出现在三星堆文明放弃之后的一个时期。于是，一些同志凭借这一现象，简单地预支了“金沙遗址就是继三星堆之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同一文化”的观点。

然而，这一观点过于简单，容易将人导向误区。

1. “三星堆文明”的性质至今尚在争议中。传统的“三星堆三期文化来自广汉土著商代中晚期的杰作”之观点，迄今找不到一例有力的证据。又将“金沙遗址”冠以“三星堆第二”，等于说还是弄不清楚。

2. 虽然金沙遗址出土了与三星堆文化中惊人一致的器物，但也同时出土了与三星堆文化完全不一样的器物。这就不能简单等同，三星堆三期文化（出土青铜、金、玉等器物的时期），文化面貌非常单纯，就是单纯的“蜀文化”，没有其他文化介入。而金沙





遗址出土的器物中，除了沿承有三星堆文化之外，还有非常典型的“巴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的器物。如巴人崇拜的最高图腾“虎”（“开明”王朝之号亦为“白虎”）、“良渚文化”中的多节玉琮等器物，这些器物及文化均不见于三星堆遗址。因此，不能简单地将“金沙遗址”等同于“三星堆第二”。

3. 从目前有关“金沙遗址”文化面貌的定性来看，由于简单地认为它是“三星堆第二”，导致了对古蜀史最为复杂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被掩盖，以至丢失。因为这样的定位，就会给人这样一个错觉：古蜀历史很单纯，三星堆就是古蜀第一个大型的统治中心，紧接着就是“金沙中心”，之后就是秦人入蜀，灭掉开明十二世，之后就是秦汉。事实上，古蜀历史并非如此单纯。因为古蜀史上还有一个“诸王时代”（即“五王时代”）的传说。而“诸王时代”正好嵌在三星堆与金沙两个中心兴立之间的几百年间，其间有着丰富的故事，本书将在后面分析。

由此看来，目前用“三星堆第二”来为“金沙遗址”的文化性质定位，还不够准确。

金沙故城何时

如果说弄清一个古代文明的文化性质，便能确定“它是属于谁的”，那么，紧接着人们就会提出另一个问题：它产生于什么时间？金沙遗址出土后，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金沙遗址出现于什么时间？



这是个不深入研究便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金沙遗址发现时，有着极为复杂的现象，像雾一般遮盖着它的真实面目。如果仅凭某种单一现象，极易误断。让我们先看看已有的观点：

《金沙淘珍》一书，是成都市考古所在金沙遗址的发掘基本结束，并参照了不少学者的研究而形成的，因而其中对金沙遗址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书中首先给出了一个蜀内学者建立的古蜀历史序列：宝墩村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上汪家拐遗存。

这个“序列”将三星堆文化视为宝墩文化的延续，是蜀地部分学者的认识。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个认识不一定有说服力。书中同时认为“金沙遗址与第三阶段即十二桥文化最为近似”。因而下判：“我们认为金沙遗址的年代上限应在商代晚期，下限可至春秋时期，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应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属十二桥文化偏早阶段。”

请读者注意，这里已为“金沙遗址”的时间定位于“上限在商代晚期，下限可至春秋时期”，即距今 3200~2700 年间。同时认为“主体文化遗存”即遗址中出土的青铜、金、玉、石等礼器，出现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也即距今 3200~2900 年间。

同书中另一处更加明白地写道：“金沙村遗址的发现使我们意识到，成都作为都邑并不始于战国时期蜀开明王朝的第九世君王。它至迟在商代晚期就已经成为成都平原的一大都会，根据金沙村遗址的发现可以推测，成都的城市最初是在今市区的西北，由西北向东南逐渐移动和逐渐扩展，到了唐代末期才发展到了两江交汇处。金沙村遗址—蜀开明王城—秦汉的大、小城—唐末以后的罗城—现代的成都城，就是成都城市发展的足迹。”

注意！这里又将“金沙遗址”与“开明王城”割离，并认为是先后兴起于两个时代又互有承继关系的蜀地中心，这样的划分与公认的蜀史不相符合。因为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礼器表明，它





就是一座都城，那么，开明时代的都城又在哪里呢？金沙遗址又是谁的都城呢？

综前所述，不难看出，成都市的学者们对金沙遗址的断代基本上集中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下限为春秋”这一时期，然而，这一断代导致了許多无法解决的矛盾。

1. 前述大量出土于金沙遗址的器物，在《金沙淘珍》一书中，也被断代于“商晚期至西周”这一阶段。但同出一个遗址的“玉十节长琮”（见图2）却被断代为“龙山时代”；“玉凹腰筒形器”（见图3）又被断代为“龙山时代至晚商”；“玉璧状斧形器”被断代为“夏代晚期”！这就让人不理解了，遗址出现的时间上限为“晚商”，这些同遗址出土的器物都早于遗址整体时间几百至一千年，岂不自相矛盾！这些器物是从哪里来的？为何早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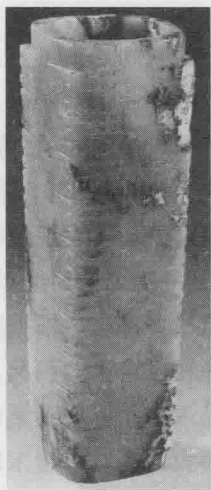


图2 玉十节长琮



图3 玉凹腰筒形器

不过，这种敢于将器物出现的时间超过遗址允许上限的勇气令笔者佩服。比起将三星堆出土器物拘谨地限制在一个狭小范围

内的胆怯之举，要强似百倍。

2. 遗址中出土的第一批器物，是挖掘机的杰作。挖掘机深入到地下4米多深，将其上的泥层反复搅拌，不仅使地下的器物脱离了原有地层层位，同时将本来埋置在上层的器物搅至4米以下的层位。这样就完全破坏了原有的地层层位关系，导致了无法通过地层层位为器物断代。同时，还有相当多的器物是事后从民工手中回收的，就更无断代价值。特别是不能依赖挖掘机翻入4米以下的器物层位断代。

3. 考古工作者进入遗址发掘后，在数百平方米的范围内，揭露了1米多厚的覆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尚未被挖掘机触碰的金、铜、玉、石等器物，都散乱地躺在离现在地面1.5~2米的地层中（见图4）。只有几捆象牙有人工挖坑掩埋的迹象，其他器物都没有坑埋，包括已钻有数百个孔洞的龟甲、半成品的礼器和十几平方米的猪牙与鹿角。当时负责现场的指挥者介绍，器物躺落的地层，就是当年的地面，这些器物就像是人工分撒在几百平方米的范围内一样。由于这些器物均为古代礼器，因而引起他们思考：这是否为过去从未见过的“撒祭”？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绝大部分出自这一地层，并呈散置的“撒祭”状。

4. 金沙遗址的器物，出现在离现在地面以下1.5~2米的地方，这个层位也具有推断时代的证据性。前面给出了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地层出土的器物为“商代晚期至西周”的观点，那么，让我们看看这个层位的地层是否是这一时期呢？

由于成都平原处于较低海拔带，又是一块盆地，周围山上和高原剥蚀的尘土，大都汇集到成都平原堆积，逐年增厚。通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实践，成都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对地下不同层位遗址的年代已有基本掌握，其原因就在于成都平原地面的堆积速度和厚度基本一致。



图4 金沙遗址发掘工地，地面以下1米多就是器物出现的地层

这里以“十二桥遗址”为例比较。“十二桥遗址”位置也在成都西部，离“金沙遗址”不到半公里（现在仍名“十二桥”），而且其分期文化一度又与金沙遗址相似，因而是最理想的比较例子。

1985年12月发现的成都十二桥遗址（见图5），其文化层堆积厚达4米以上，共分文化层十三层，推定最早的年代为距今3700~3500年的商代早期。

“十二桥遗址”最底层的文化被推定为“商代早期”，其层位在离现在的地面以下4米多，“金沙遗址”的器物埋藏在离现在地面以下1.5~2米的层位中，却被断为“商代晚期”，差别太大。

“十二桥遗址”上面的同层位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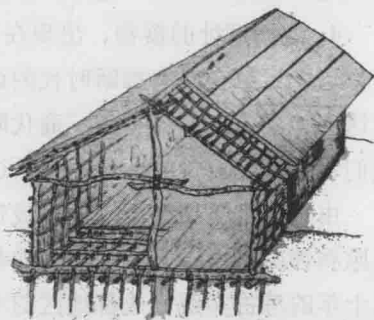


图5 十二桥遗址发现的“干栏式”建筑（恢复图）

